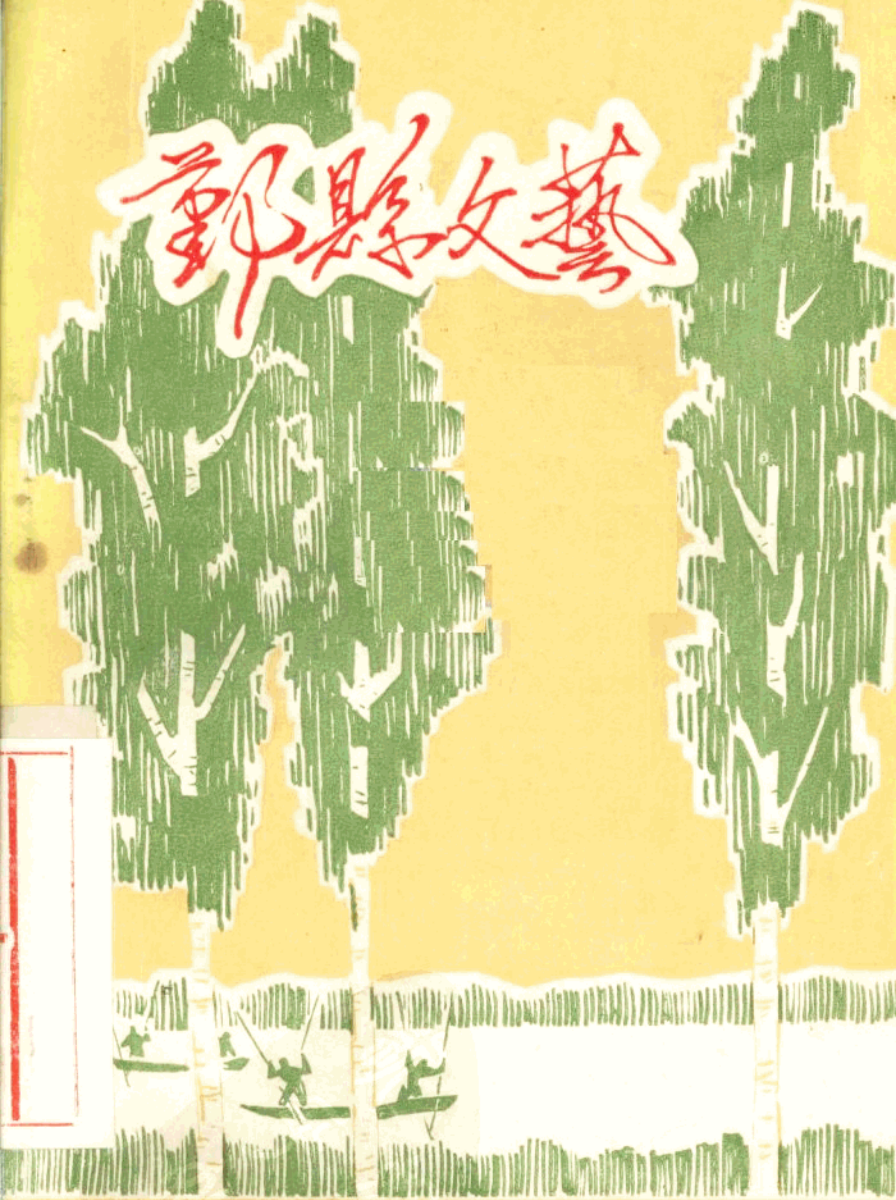


鄧縣文藝



目 录

一九八三年 第二期 (总第十三期)

小 说	怎能不直面生活……………谢武稼 (1)
	多多……………王 莹 (11)
	“唔昂”——外行……………徐 鸣 (16)
	晨……………王文杰 (19)
	一张没坐位的车票……………周忠舫 (21)
散 文	麻雀老太……………谢武稼 (23)
	窗口……………姚行筠 (32)
	家乡酒……………陈开礼 (35)
	汽车溶进朝霞中……………赵跃能 (39)
	我的爷爷……………陈章君 (42)
诗 歌	织草席 (外一首)……………张建红 (45)
	山村, 一个高高的阳台 (外一首) ……………周长城 (50)
	诗三首……………叶丽丽 (53)
	阅报栏 (外一首)……………袁吉发 (57)
	五月……………应宏成 (59)
	夜读……………何龙达 (10)
	春游东海……………李平章 (41)
	理想 (外一首)……………陈建国 (60)
	桥 (外一首)……………徐光玉 (61)
	第五棵大树……………钱贤章 (62)

诗	告别·	胡志明 (34)
	雪···	·涓 流 (38)
	种树 (两首)	···金三叙 (64)
	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剪影·····	吴少华 (65)
	保育员赞·····	龚德飞 (66)
	故乡二题 (散文诗)·····	洪定迪 (67)
	瀑布 (散文诗)·····	徐志明 (68)
	钱湖浪花 (短诗十五首)·····	张煜康等 (70)
	收成相差万打万 (新民歌十首) ·····	严惠德等 (76)
曲	学习张海迪 (越剧唱词)·····	刘伊懿 (79)
	变勿变 (对口快板)·····	杨信康 (80)
	书记代耕 (方言快板)·····	孔松年 (85)
	犯罪以后 (独脚戏)·····	笑笑宝 (88)
	“汤”司令送贺礼·····	俞志浩 (95)
歌 词	请到花市来·····	陈民宪 (102)
	啊, 早晨·····	傅红平 (103)
	歌词两首·····	塘 萍 (104)
寓言 小品文	浮萍和汽船 (寓言)·····	李君明 (69)
	笨和乖 (小品文)·····	张淑华 (69)

怎能不直面生活

(小说) 谢武稼

“那不会是真的！”

林涛梦呓般的声音令妻子生厌：

“发什么呆？”

“然而这倒会是真的。”

“出去吹吹风，见见太阳，散散霉气吧。”

妻子毫不客气地“驱赶”他了。他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走出屋子。山坡上的阳光晃眼，枝头上的小鸟唱得正欢。红色的五月，你好！今年的“五一”节算是让高考班教师过得安安稳稳，他下了很大决心，不给高考班补课。然而竟出了乱子。简直把他惊倒了！

“林校长，嘻嘻嘻”他去街上，碰到熟人，对他异样地笑。

什么意思？犯神经病！

“还蒙在鼓里，校外讲得红火，天都快要坍了。”妻白了他一眼。

“吃饱饭没事干，最好去洗炭。”林涛发火了。

“呆大鸭。”妻的手指快戳到他的鼻梁上，“你的宝贝高考生乘节日躲到竹林里睡觉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，偷闲去了？”

他不相信。当能“生蛋”的高考生主动要求在“五

一”节期间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，他的嘴角边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虽然不给他们补课，堤内损失了，他们自觉留校看书，也就堤外补救了。那是两全齐美的事。他信得过他（她）们，在最后冲刺关头，怎会偃旗息鼓呢？

“跟你说不灵清，”妻摊牌了，“非要我和盘托出。社会上都在讲××中学学生在搞关系哉，红天白日的，地上摊了纸，女的光着屁股，说得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。”

“无耻！”他大吼，“造谣！”

“怎么，我造的谣？神经病！别以为你的校规严，这个不准，那个不许，敢情都被你禁绝了？地下活动频繁哩。曼曼哪天！她老实过？”

“那不会是真的，然而这倒会是真的。”

林涛沿着旁山的一条小道缓步而行。他要找那件伤风败俗案的目睹者，两个打鸟的区电站工人，核对一下事实真相。

“林校长，你着啥急呀，我们只不过是说说要要嘛！两个工人嘻皮笑脸的说，“那天午后我们上山打鸟，路过竹林，看到你的一男一女学生肩靠肩坐着，就知道是那么回事，绕道走开了。下山时，放不过好奇心的诱惑，又去瞧了一眼。嘿，女的坐在男的腿里，那股亲昵子劲——不说了。就是这些，不敢添油加醋。至于别的细枝末节，那可能是传播者设想出来。你不必动肝火，现代派点儿嘛”！

真正是一席浑帐的话！令人捉不住，摸不着。倒底是怎么回事？

他气得吃饭无味，睡觉不香。

“你操够心了。”妻瞪瞪眼，说，“咋不关心关心

自个儿子？”

儿子？他在省重点中学攻读高二，不是好端端的嘛。各学科竞赛得名次，考试成绩属一类，有啥可不放心的。虽说读初中时和曼曼要好，一段时间令他不安。他当机立断，让儿子去报考省重点中学，宁愿让自己管辖的县属中学少一个尖子，切断了他们的联系。这一点至今想来，在睡梦里都会发出得意的笑。

曼曼骨肠不好。他是从她水汪汪的眼里看到这一层的。小说里写的有关男女痴情他是持怀疑态度的，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唯有少女的眼神能勾住魂，这一点他深信不疑。因为他尝过味道。当曼曼与一位男同学一起看电影的事儿传到他耳里，他更坚信对她的看法了：水性杨花。他找她来谈话。没等他开口，她淡淡地一笑，说：“是讲我和他在谈恋爱吧。我是和他一起去看几场电影。整天价解习题，背条条道道，还不把脑子搞昏了。坐在电影院里，调济调济精神嘛。我不否认，与男同学一起看电影愉快些。我的主要任务是考上大学。我没这么傻，让七七八八的事去葬送自己的前途。”听听，现在的青年学生嘴有多滑，脸皮有多厚。都是当今那些搂搂抱抱的电影，亲嘴接吻的小说教坏的。

“若谈恋爱，不饶你。”林涛黑着脸。

“那当然罗。”

嘴巴皮石硬。这不真的就谈起来了，动作还是进口货！

“空儿写信来，晚上睡不着，想回家休养。”

“你说啥？”林涛从沉思中回过神，扫了妻子一眼，

“他在想心思。”

“别吓人倒怪。太用功了，脑力衰弱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他张圆嘴，收不拢来了。

学生违抗他的禁令，已够使他恼火的了；儿子又无缘无故得病，不由他陡生疑端。难道儿子他——

“这一回你还有何话可辩？”林涛找了曼曼谈话，口气强硬。

“让人去嚼舌根好了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“她这简直是情场老手。”他一下子被激怒了。他竭力控制住自己，不至于有失雅态：

“亏你还脸不红心不跳。”

曼曼饱满的嘴角哆嗦了：

“林校长，我不明白你还有兴致来挖苦我这个被损害者。”

倒底现出了庐山真面目。他沉下脸，钝声说：“你讲清楚。”

“你会失望的。”曼曼将了他一军，“他数学那么好，不该帮帮我吗？现在高中男女学生虽同坐一只教室，总是老死不相往来，司空见惯了。我也是个女孩子，在大庭广众之中去问他，那一只眼睛碧，一只眼睛绿盯着你，受不了呀。我得避避嫌疑嘛，再说竹林里环境宁静。”

“你很会说话。但编造出来的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，你坐在他的膝头上做什么？”

曼曼听罢，鼻根一酸，似乎要哭出来，但终于强忍住被诬害的委屈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。

“我只管和他研讨数学难题，那会想到别人在窥视。竹林里没有桌子，他只能把演算纸摊放在膝头上。我一下子掌握不了那难题一步步抽象的推理，用手指点着慢慢地领

会，这样就算触着了她的膝头，凭啥往我身上泼污水？我怀疑那些嚼舌根的是不是在寻找刺激？”

“哦！”林涛震惊了。果然，“那不会是真的”确实无疑了；“然而这倒会是真的”也将被否定。这会儿他凭直觉判断出她是诚实和坦率的，并非他所主观臆断的——总是在撒谎和掩饰。

“你和空儿不一样。他是坑谷清泉，一眼瞧得见底；你是高山浓雾，谜一样难辨。”

曼曼的这一席话把他刚才对她的好印象推翻了。她终究是个浪漫派，对她不能掉以轻心。

“你提我儿子干什么？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他是你私有财产，我连提他一句都不允许？我说，你太迂腐了，毕竟是个六十年代大学生。”

曼曼的揶揄他不能容忍。他严正指出：

“六十年代大学生要比八十年代大学生纯洁。”

“哼，既然如此，”曼曼笑了，“那你干吗还要辛辛苦苦地培养我们成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？”

“这——”林涛张口结舌。

“不能自圆其说吧。”曼曼近乎得意忘形，“我和空儿经常通信，你没发觉吧？我们都掏心底话。你别皱眉，尽可放心，我们不会越雷池一步。”

“岂有此理。”他万料不到谈话会出现这种局面，没有镇服她，反被她先发制人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影响了学校名誉，必须作出深刻检讨。”

“要我写什么？”她咬住嘴唇。

“你自个明白。”他掷过去一块冰。

“你先去管住儿子吧，我的事你管宽了。”她几乎是

喊叫着说。

她又提儿子，“轰”一声，心窝的血一股劲往脑门冲，眼前一阵发黑，身子不由自主地瘫软在地上。

“林校长，你怎么了？”她死命地提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座位上，“我再也不说气你的话了。”

林涛慢慢地睁开眼，摆手道：

“你快走，我现在不愿看到你。”

曼曼含着眼泪扭头跑了。

他一脸晦气，低着头回家来。

“爸爸。”

他没听见。

“空儿回来了，”妻扯着响嗓子，“在喊你。”

“哦。”他抬起头，盯了儿子一眼，空儿脸红了。

“明天陪空儿去卫生院抓几服中药，黄医师方子灵光。”妻吩咐说。

好好的，咋会神经衰弱呢？他没搭理妻的话，审视般地看儿子，空儿惶惑了。“你来一下，有话问你。”说着，他进到房里去了。儿子向他妈投去求救的一瞥。妻不满地说：

“他刚到，你就盘三查四，明后天不活了？”

“妇道人家只知庇护儿子。”他不快地想，儿子确实实在恋爱，他的神色已明白地告诉了你，而且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双龙抢凤的泥坑。非要曼曼讲清楚！”

然而出他意料之外，逼她的结果，她交出了竟是这样一封信。

曼曼：

我陷入痛楚的情海里，不能自拔，你能帮我解

脱吗？你是那样率真，想必不会拒绝给我出主意的。

上学期，班上新来了个女同学。她衣着朴素，平时爱说爱笑，虽读的理科，却喜欢文学，和我一样。她坐下来看书，一副凝眉沉思的样子，这时候，我觉得她心里拥有的多么富足呀。别的女同学我能一眼看透，唯有她总识不透呵。

渐渐地我产生了想接近她，渴求和她说话的愿望。但当她真的站在我面前，笑嘻嘻地问我读了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没有的时候，我却慌了神，结结巴巴连一个音节都吐不出来；那当儿，要是大地裂了个豁口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。而她依然落落大方，没显出半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。你说，我这是害上了单相思？

最近，我通宵达旦失眠，脑海里驱不散她的影子。我实在受不了啦。我该怎么办？出走，离开学校，躲到深山冷岙去，向花儿嗟叹，跟鸟儿悲鸣？……

林涛吓得面如土色，他拿着信犹如擎了一颗炸弹，连步子也跨不稳了。难道说生活象有意在跟他捉迷藏？

“瞧你心事重重，还在为此事伤脑筋？”妻劈头盖脸说。

“你看这个。”

她接过信，读后，说：

“大惊小怪！”

“大惊小怪？”林涛激动了，“中学生是绝对不允许产生那种感情的。”

“你们只知道下禁令，对学生做过那些切切实实的思想教育工作了吗？你不是也有过这类事嘛，别装正经。”

妻怎变成冷坑蚊虫一般，时不时叮咬你一口。他的脸一下子发白了。唉，与她熟悉期间，怪自己太率直，一根

肚肠通丫空，说漏了底。这会儿让她当把柄使了。……

“你爱过人吗？”她偎依着他，撒娇。

“没有。”他严肃地回答。

“你撒谎。”她轻轻地捶打他胸脯，不是吗，你脸红了。”

“那里谈得上爱过人，”他捉住了她的手，“自个折腾自个罢了。”

“你藏着秘密。”她呜呜地哭了。

“莫哭，莫哭。”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软发，“我说，我全说。”

她抬起挂着泪痕的脸，紧张地看着他。

“读高二上，开学不久，一个星期天，我在河埠头洗完衣服，折转身，猛踏上石阶，差点儿撞入人怀了，幸亏对方收住了步。”

“谁呀？”她把上衣的一粒纽子解了又扣上。

“高一新生中的一个女同学。她适中的个儿，乳白色的皮肤。一张素净的瓜子脸上嵌着的二只黑黑的眸子，滴溜溜地转，既大方又羞涩。脊梁上二条长长的辫子油光水滑。一刹那间，我傻呆了。”

“爱上了？”她嘟起了嘴。

“唉，情感这东西真难以揣摸。老实说，在这以前我没有任何女同学动过情，甚至连一丁点的好感都没有。自从看到了她，我的方寸乱了。我羡慕与她同班的男同学，但更多的成份是嫉妒。我天天看到她，在饭厅里，在阅览室里，但无法跟她接近，也没有勇气与她说话。更令我倾倒的是：在晚会上，她翩翩起舞，动听地歌唱；在运动场上，她轻捷如燕；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。我神魂颠

倒，每时每刻都在想她。我实在受不了啦，请病假回家，以躲开她……。

她伏在他怀里嚶嚶地啜泣。

“傻瓜。我害的是极为愚蠢的单相思，你要原谅我年轻。只有你实实在在的爱才令我陶醉”。他捧住她的脸吻。

“你们男人，坏。”她闭上眼睛。

男人是好是坏姑且不论，妻子借题发挥也任它去。曼曼事件尚未了结。儿子又一头跌入情网，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林涛他身陷囹圄。

该和空儿开诚布公谈一谈。儿子在躲着他，碰面时才硬着头皮喊你一声“爸爸”，这股别扭味林涛察觉出来了。有什么法子呢？“代沟”嘛。

他走进儿子房里，没人。哪去了？找曼曼去了？气又涌上心头。

桌子上攢着一封开口信。他走近一瞧，是曼曼的笔迹。他把它拿在手里，取出信瓤儿。偷看，不好吧？正好掌握第一手资料。他读着，心儿跳，手儿抖。

空儿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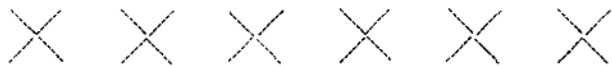
对你的苦楚，我寄予深切的同情。本来嘛，少男爱慕一个姑娘，光明正大的事，何罪之有？好比我们女孩儿，崇拜男小团，又怎轻佻了？大人先生们常指摘我们少男少女情窦初开，好象他们自个学道成仙，拒凡人的七情六欲于腔体外，其实自欺欺人。

不过我要批评你，你太不理智了。我们正年轻，应把精力放在学习上。对于这方面的感情我们还捉摸不住。是不容易驾驭的。我们多么希望师长善善引导，帮助

我们正确处理男女同学之间关系。然而他们俨然以卫道士的身份出现，扯起反对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”的旗号，动辄训斥，打官腔，阻止我们男女同学正常接触。殊不知反把事情弄神秘了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

你现在很痛苦，回家来住几天吧。真诚祝愿你冷静下来。

“喏，喏。”林涛呻吟般地哼哼，他的思绪似乎僵住在空中……



〔夜〕读〕

何龙达

凝望窗外的光辉，
我在遐想里徘徊，
一阵阵轻轻的晚风。
撩起数缕倩影，
无意中
也把我遥远的思绪拽回，
哦
是那倒垂的柳枝
蘸来溶溶月光
在窗格的稿笺上
写得如痴如醉
几行欢欣的泪水
顺着窗玻璃……

流进了我拧紧的双眉……
啊
这是诗的灵感
更是诗的教诲——
要走出狭小的书房
要告别角落的隐晦
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呵
有着多少流动的美
霞光飞溅
鸽子低迴
明天的早晨该有多绿多亮
诗的太阳
将照亮生活的每个部位

(小说)



王 莹

我是在开学后第三天到S中学去代课的。学校要我教初一两个班的数学。兼任二班班主任。

新来乍到。班级工作一时打不开局面，日子就在忙忙碌碌中过去。到了星期六下午。我想进行一次大扫除，趁便物色几个小干部。但由谁来临时负责一下呢？踌躇了半天，还是委决不下。蓦地，我想到了赵小燕。

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有个女学生喊了我一声“张老师”，我见她尖尖的下巴，抵紧的嘴唇。一对会说话的含笑的眼睛。嗳，这面庞，这眼神，好熟悉呀！

“你的名字是——”

“赵小燕。”

“哦，不是她。”原本就不象嘛，纯属自己瞎猜罢了。

“我是——”小燕正要说下去，恰好教导处传我开会，谈话不得不中断了。然而，这极其简单的一面却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，甚至我从心底里认定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学生。人的意念有时真有点儿不可思议。

课桌椅很快地被搬出了教室，只等扫清地面后再用

水冲洗了。我见小燕一个劲儿地埋头扫地，就叫身边的一个男生去伙房借水桶。不料他去了半天还不见回来，眼看四十多人停工待“水”，都急得哇哇叫。这时，小燕走来说：“张老师，我去看着。”说着就急急地走了。果然，不出三分钟，她就挑着一担水桶回来，后头跟着那个呆头呆脑的男生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我黑着脸打他的“蛋糕”，小燕抢过话说：“强头倔脑的，谁买你的账。喊声师傅什么的，不就借来了！”说着就去河埠头挑水。

我从办公室借来脸盆、抹布，等水倒好擦洗。突然，从河埠头传来一声惊呼，我的心一下子被吊到嗓子眼，我奔到河边。见小燕摔倒在地上，浑身湿漉漉，脚边汪着一滩泥水，两只水桶滚出老远。一只已经脱了底，只差没有散板。

“张老师。你，你骂我吧！”两颗泪珠早已滚出小燕的眼眶。

“傻孩子，你说啥！”我忙去扶她。但令我惊愕的是。我怎么也扶不起她，即使有两个女学生从两边架住了她。她的嘴唇抵成了一条线，脸上现出极其痛苦的神色。我的心里直着急：难道她的腿——我想不下去了。唉。我真后悔不该让她当临时负责人。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一个扎羊角辫的女生凑近我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张老师，小燕她原先是个瘸子，刚刚动过手术，两边腿上都缝了十几针。你怎么能叫她挑水？”我的天哪，我怎么没发现这个呢？这时候，我的表情大约很怕人，同学们都吃惊地望着我。我立刻大声说：“都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她抬到寝室里去！”

小燕静躺了一会，慢慢地坐起来说：“张老师，不认识我啦？我就是五年前的多多呀！”啊，五年前的多多，我傻眼了，五年前的多多和今天的多多是多么的不同啊！

五年前，我在K中心小学代课。每当我路过操场的时候，总能听到一个女孩子稚嫩的童音：“老西好！”她把师叫成“西”声音甜甜的、看她才七、八岁，一头稀疏的黄毛。尖尖的下巴，抵紧的嘴唇，瞳里映出来的却不是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天真，而是仿佛小羊羔离开母体的凄凄的神情。她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旧衣服，脸颊和小手都很脏。我爱怜地问她：

“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多多。”

“怎么叫多多？”

她忧伤地低下头，视线落在脚面上，低低地说：

“妈妈说我错投了娘胎，多了。”

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只见两只虽然穿着系带布鞋，但仍可明显看出扭曲的脚形。这是农村常见的小儿麻痹后遗症。我指着旁边一个比她小两、三岁的男孩问：

“他是你弟弟？”

“不是，他是阿娟的弟弟，我们两家是邻居，我帮他带的。”

“你没有弟弟？”

“没有，妈妈说，她喜欢男孩子。可是我只有两个姐姐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，不过，男孩也好，女孩也好，都应该上学呀。多多，你喜欢读书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上学呢？”

“妈妈不让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爸爸早就离开了我们，家里生活有困难。”

冬至过后，秋风一天紧似一天。记得是一个清冷的早晨，已经过了八点，但操场上还留着斑斑点点的残霜。我正在上课，透过南窗望得见河岸上两棵光秃秃的苦楝树。我讲完新课，准备布置作业，突然，一声尖利的呼救声传进教室，顿时，学生骚动起来，秩序大乱。当我冲出教室跑到河边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：阿娟的弟弟浑身湿淋淋的躺在地上，阿娟伏在地上面号淘大哭，多多半身浸在水里，两手污泥，头发散乱，两只失神的眼睛怯生生地瞅着众人。我抢上一步给孩子做起人工呼吸来。

一会儿，阿娟的妈妈旋风般地赶到了。她二话不说，揪住阿娟头发又哭又骂又打。阿娟眼泪鼻涕一大把，哭不出声，只用手指着浸在水里的多多。那女人楞了一下，立刻放下阿娟，冲着多多大骂：“好呀，小婊子，你把我家苗苗推下河，自己为啥不去填河塘？告诉你，要是我家苗苗有个三长短，我看你有十条狗命也赔不起！”

我见孩子已缓过气来，就赶紧说：“大嫂，不要紧的，快给孩子换衣服去吧。”

阿娟妈抱着孩子走了，人们也散了大半。我一把抱起已经冻得发抖的多多。

“你怎么把他……”

“我没，我没呀，是他，他自个儿跌下去的呀，我去拉他，我自己……”啊，可怜的多多急得再也说不成话，噎住了。她那满含着无限委曲而又无法申辩的泪眼，怯怯地